

不再蜻蜓点水式“过沪”，而是走进社区商圈学校

名家天团足迹为何能深入上海城市肌理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3R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本报实习生 卢倩蓉 记者 邢晓芳

包括刚刚惊艳亮相闭幕音乐会的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内，上海各大剧院的舞台上，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名家天团一周内接踵而来，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闭幕周”内达成名家天团“含金量”加速跑。更值得回味的是，这些名团的“在沪足迹”并非剧场和酒店之间的“两点一线”，而是遍布社区、商圈、学校，深入到了城市的肌理中。从蜻蜓点水式的“过沪”到如今的转变，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境式”演出已成过去式

限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名团巡演到各地，往往都是演一下就撤的“过境式”。名团的文化底蕴、艺术素养和品牌价值，根本无法充分展现，更遑论给当地文化事业带去干货。艺术节今年会同各大经纪公司、主承办剧院，因“团”制宜，充分挖掘了名团身上的潜力，赋能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今年艺术节节的“天团”群，几乎都在上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通过公开排练观摩、演前观赏甚至“海选”参演，他们加强了和本地观众的互动。被中国乐迷昵称为“胖葱”的当红指挥家尼尔斯森出现在东方艺术中心的彩排现场时，不少报名前来观摩的乐迷窃窃私语，“怎么变‘瘦葱’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这位人气指挥率领的“古典天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沪活动，被很多其他地方乐迷羡慕——近距离接触、深层次了解，让其参演本届艺术节的两场音乐会变得含金量十足。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在前滩31演艺中心的《舞姬》，吸引了大量专业观众和资深乐迷；除了观赏和观摩之外，40位芭蕾的小学生被选作“临时”群演加入到了《舞姬》舞台中，带队老师项阳激动地说：“在我们学跳舞的年代，这样的机会想都不敢想！”

通过深入的业界交流、文化感受及体验之旅，他们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此前到访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家在沪驻演期间，在上海爱乐乐团开设大师课之余，忙着逛博物馆、吃火锅，还有人感受昆曲文化后开始学习竹笛；艾夫曼芭蕾舞团为来自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师生们进行了专业指导；北京人艺在上海长达一个月的驻演引发轰动，中国文联副主席奚美娟表示，“留下的艺术话题不会结束，会产生丰富的艺术思想成果”；“爱上上海地铁”的艺术家杨立新则说，上海观众专注和细腻的临场反应，也滋养着演员们。

识货的观众和成熟的市场提供坚实支撑

名家名团的“足迹”改变，得益于包括艺术节在内的演艺机构的专业度，也得益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在前滩31演艺中心奉上“看家大戏”《舞姬》。本报记者 叶辰亮 摄影 皮娜·鲍什编导的《春之祭》非洲版在艺术节完成了中国首演。(演出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库伦奇斯与音乐永恒乐团献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陈玉麒摄

于庞大艺术爱好者群体的熟知度，他们共同构成了上海演艺市场的成熟度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上海观众对艺术的了解程度，让名团惊叹。11月16日晚，有“全球最佳布鲁克纳作品诠释者”之称的慕尼黑爱乐乐团，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著名的《第八交响曲》，现场“磅礴宏大得让人战栗”，在社交媒体上好评如潮。上海观众的反应，让乐团团长保罗·穆勒开心地逢人便说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发现“懂经”的上海乐迷居然有一个专门的“布鲁克纳社区”，“今年的上海之旅，会成为乐团不会忘却的美好记忆”。

到上海看顶尖名团，已成观众共识。在世界顶级芭蕾舞团的榜单上，无论是六大还是十大，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总是榜上有名。在这个秋天，这对“双生花”罕见地同时出现在上海的舞台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镇团之宝”《斯巴达克斯》带到了上海大剧院，尽显男性之阳刚；随后几天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则在在前滩31演艺中心奉上“看家大戏”《舞姬》，极尽女性之柔美。不远万里，俄罗斯“芭蕾双星”在上海巅峰对决，被不少观众称为“有生之年”系列。两支顶尖接踵而至，也掀起了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第一波舞蹈高潮。日本、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因两支舞团特地飞到上海的海内外乐迷，不在少数。社交媒体上，关于两

团的比较和讨论，络绎不绝。

上海专业的演出机构，为名团提供了专业、严谨的发展可能。中国是全球演艺事业发展神速的广阔市场，上海市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重视人文服务、重视契约精神，都为它赢得了大量的“名团回头客”。兼任俄罗斯“芭蕾双星”掌舵人的捷杰耶夫是艺术节的老朋友，所以他上任后的两大团海外巡演首站，就选在了上海。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柏林爱乐在上海”，艺术团从谈判到落地，再到细节保障，都体现了高度的专业度和执行力。第四次来沪的柏林爱乐把在中国的首次驻演献给了上海，最终经过谈判，整个行程和曲目均为上海“深度定制”，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创新意识为演艺之都赢未来

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的品格，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本届艺术节名家名团来沪“足迹”的改变，背后是立足上海这座创新大城的艺术节，或主动出击或顺势而为的新思路、新探索，这有望让新形势下的国际演艺市场，未来在上海交出更多的新方案。

今年艺术节包括伦敦交响乐团、蒙特卡洛芭蕾舞团都将中国乃至亚洲“唯一一站”放在了上海，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斯巴达克斯》有且仅有上海一

站，导致不少观众拖着行李箱从全国各地赶来上海。来自北京的“莫迷”王畅说自己“毫不犹豫就买了高铁票”，“相比巡演频率更高的马林斯基，莫大在中国现身的次数屈指可数，有机会一定要看”。

上海艺术中心副总裁杨佳露透露，未来这样的“独家资源”有望越来越多，明年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年，赛后的获奖者音乐会在中国的唯一一站，已确定安排在了上海，相关机构在艺术节的国际演艺大会上已完成签约。

即便不是“唯一”站，上海舞台的“新鲜度”也深受观众好评。今年刚刚在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柴赛冠军”亚历山大·康托洛夫，马不停蹄从雨中的巴黎转场上海，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完成了自己的中国首演。皮娜·鲍什编导的《春之祭》非洲版，在艺术节完成了中国首演，来自12个非洲国家的35位顶尖舞者共同呈现这部舞蹈史上的经典之作，不仅吸引了国际舞蹈界的关注，也让全国观众都来赶场，3场演出开票当天即售罄，39%的观众为跨省购票。新鲜的艺术血液，带来了新鲜的感觉，让艺术家和观众共同感受到艺术力量的触达能力，也让名家名团在上海的“足迹”，走得更深入、更丰富。

日新月异的海上，和矢志创新的艺术节，也将一直与国际名家名团们相互赋能，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平台的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本报记者 姜方

“如果有时间学一门外语，我首先想学的是中文。如果能在这里结识更多的艺术知音——比如和当地音乐家、摇滚音乐人、视觉艺术家，一起探索当代音乐和艺术，说不定我会在上海结婚！”去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指挥鬼才”提奥多·库伦奇斯与他一手创立的音乐永恒乐团留下了“神级现场”，今年他与乐团再度回归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于前晚两晚分别上演马勒《第五交响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等作品。

这位爱写诗、喜欢调制香水，浑身充满时尚气息的希腊裔俄罗斯指挥家，以一袭黑衣登场。不靠指挥棒，他用指尖魔法点燃现场，乐手们充满线条感的动人演绎，赢得了在座观众极其热烈的欢呼和掌声。就像库伦奇斯所承诺的，今年他要和乐团和上海观众之间的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在音乐会中给大家带来更亲密、更深刻的情感体验”。

两晚的音乐会中，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都是由库伦奇斯特别挑选的拿手曲目，也是中国乐迷千呼万唤的经典之作。《第五交响曲》中的数字“五”，在所有交响曲中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数字，尤其是从贝多芬开始。“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接受记者采访时，库伦奇斯吟唱起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那脍炙人口的开头，他说马勒《第五交响曲》的开头也有类似的声音，那是对贝多芬的一个呼应。“但是，我们也能够从马勒的这部《第五交响曲》中听到新的调性。”而肖斯塔科维奇写于1937年的《第五交响曲》，是顶着巨大压力下创作而成的，作品被誉为具有“贝多芬的精神”，因此也常被比拟为《命运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是马勒的忠实粉丝。而我的老师伊利亚·穆辛曾是弗里茨·斯提尔德里的助手——斯提尔德里是马勒的学生。因此，从指挥职业的角度来看，马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的祖父。我所知道的关于指挥的一切都源于此，源于马勒的影响。”库伦奇斯介绍。

“一个地方的古典音乐文化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有多少优秀的独奏家，也取决于听众能否对作品产生一定的理解。”库伦奇斯有信心，中国的听众能对古典音乐更具鉴赏力。他与音乐永恒乐团诠释的马勒《第五交响曲》，试图打开这部复杂作品当中的一些隐藏之门；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整支乐团更是熟悉到可以背谱演奏。“有趣的是，哪怕这些作品已成为全世界乐迷都熟悉的交响曲，但我们乐团还是能找到一些新的表达——之前我们在圣彼得堡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时，当地有听众觉得作品完成了一次新的全球首演……也期待我们的演奏能获得中国听众的共鸣。”

库伦奇斯坦言，他已经获得了不少欧洲听众的青睐和理解，但他并不满足于于此。“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找到与自己心灵相通的群体，去创作一些更新鲜、更独特的艺术。”尽管这次待在上海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但他会派同事们去探索上海当地的一些小众却充满韵味的演出。“我非常重视一个城市散发出的气场，在我去过的不少欧洲城市，我感受到一种疲惫感，但是在这里——上海，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气息。”这可能是库伦奇斯如此想要在这座城市找到知音的理由。

库伦奇斯重返上海：这座城市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气息

鬼才指挥与音乐永恒乐团再添『神级现场』

演艺大世界·2024第十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开幕 笑声声量升级，喜剧因子涌动剧场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脱口秀演员门腔、小鹿，“上海爷叔”陈国庆、日本“笑星王国”吉本兴业的得力“笑匠”同台演出，脱口秀、漫才、默剧、独脚戏轮番碰撞……一场别开生面的“喜剧秀”《喜剧开演了》日前连续两晚在兰心大戏院迎来满堂彩，也拉开了演艺大世界·2024第十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帷幕。

近年来，观众对于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喜剧演出需求井喷。上海国际喜剧节总监喻荣军认为，年轻观众渴望交流与表达，注重现场体验，这也影响着当下的喜剧演艺生态。据了解，第十届喜剧节期间，共有42个剧目、337场演出将在各大剧场及演艺新空间上演，把笑声传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演出作品包括话剧《宝岛一村》、音乐剧《我，堂吉珂德》、纽约原版互动体验秀《蓝人秀》、喜剧《私人生活》等。据悉，喜剧节将延续至明年1月30日，首次与上海观众一起“跨年”。

开幕演出《喜剧开演了》汇聚全球喜剧人，世界喜剧协会主席马尔科·斯托托扬维奇带来了以法国奥运会为灵感创作的默剧，逗笑全场，与他搭档的是上海滑稽剧团演员何立鸣。一改以往开幕的单一剧目，这场“喜剧秀”称得上十年喜剧节的一个缩影。“喜剧节十年发展的历程中，喜剧类型、观众审美、产业发展都发生了变化。”喻荣军对记者表示。戏剧、戏曲、综艺、脱口秀、哑剧……喜剧节的演出涵盖了多种演出样式。喻荣军介绍，第一届喜剧节就将脱口秀纳入演出目录中，“随着这些年各类平台的推动，脱口秀的发展有目共睹，喜剧节作为展示地，希望能给观众看到喜剧的丰富面貌和最新潮流”。

经过十年耕耘，上海国际喜剧节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欢乐名片”。十年间，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意大利都灵国立剧院、法兰西喜剧院等国际知名剧团倾力合作；徐峥、陈佩斯、詹瑞文、关栋天、闫妮、马尔科·斯托托扬维奇等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咖曾担任艺术委员会成员，从各自的视角为观众筛选品质好剧；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280多部经典喜剧先后登上喜剧节的舞台，超2000场喜剧演出，近300场公益性活动，为近百万观众带来欢笑。

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也是喜剧节的另一大重心。十周年之际，上海国际喜剧节以节展作为阵地，从喜剧人才孵化到创意内容制作，开启了对于喜剧产业版图的规模化布局和运营。为吸引更多新人加入到喜剧行业中，上海国际喜剧节联合上海滑稽剧团、百乐股份、快乐传媒，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举办首届喜剧大赛，大赛决出的冠军季军将有机会登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舞台。

值得关注的是，由上海国际喜剧节与上海滑稽剧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同策划的都市治愈轻喜剧《寻找百忧解》，将有望作为喜剧节首部原创孵化剧目于明年亮相。

新港风罪案题材剧《太阳星辰》海内外同步同时上线

跨时空叙事，观众在意的是什

■本报记者 王彦

重案组，一个能勾起许多观众港剧记忆的名称。本周，又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跨时空缉凶罪案剧《太阳星辰》开播，把人们带入全新的港风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腾讯视频上线，该剧还是中国内地首部与奈飞同步同时更新的亚洲罪案剧集，之后也将陆续登陆多家海外流媒体平台。在罪案剧已是全球流媒体平台重要类型的当下，新剧何以突围？

从前6集来看，跨时空缉凶的戏剧架构、时空错位带来的伦理命题，以及不同年代的中国香港社会风貌，共同构筑了剧集的特色。如果说，《刑侦缉捕档案》《陀枪师姐》《鉴证实录》等早期港剧作品拓宽过一代观众关于类型剧的想象，也在二三十年前丰满着不少70后、80后内地观众对香港的认识；那么2024年，当《太阳星辰》面对视域与审美都在进阶的受众，许多类型上的技法未必多么诱人。在这个跨时空叙事里，见多识广的观众真正在意的已返璞归真，回到人的情感、侦缉日常所嵌入的世情世相。

把戏剧张力交付人的关系

故事从1993年开始，重案组警察杨光耀追查一起连环凶案，过程中，他意外来到了2018年。在25年后的时空里，旧案尚未了结，新的血案又发生了。

双时空的缉凶之旅固然是奇观，但主创早早建立共识——把戏剧张力交付普遍的“人”。编剧唐耀良觉得，罪案类型的剧本创作，其实是让观众在人性的迷宮里与主人公共同经历冒险，“不受困于自己布下的悬疑迷阵，而是拨开迷雾，抓住人物内心”成为剧本的创作基调。导演黄国强也为故事蕴藏



《太阳星辰》的故事从1993年开始，重案组警察杨光耀追查一起连环凶案，过程中，他意外来到了2018年。在25年后的时空里，旧案尚未了结，新的血案又发生了。图为该剧剧照。

的情感吸引。亲情、兄弟情、爱情以及关于赎罪与复仇的表达等，悉数被导演视作盛放人物与戏剧的容器，他希望从中探讨“人性灰度”，“很多人在环境与人际中挣扎求存，到底如何去评价善恶，值得观众去思考”。

前6集上线后，剧中几对人物关系呈现出两难与拉扯，来自人性深渊的探照亦初露端倪。杨光耀与叶诚，25年前的师徒在新时空重逢后，引导与守护依然在，可随着时空漂泊者站在新处境里再审视，却发现迷途重重。杨光耀与麦志鸿，第一集就亮明身份的警与匪。可身处2018年的杨光耀渐渐意识到，无论当年的大胆挑衅，抑或中间25年的静默，再到新时空里砸下“你身边有内鬼”的当头一棒，这场“猫鼠游戏”的主宾关

系似乎得重新定义，而麦志鸿的人生来时路也可能换来一声喟叹。更让人牵挂的人物关系还有杨光耀与陈凯晴，“我”遇见了同龄的女儿并与她成了同事，非典型的女父二人都在此后期剧情里经历对自我身份的探索、认同，及至情与法的再抉择。

控制与反控制间的权力博弈，人性黑白交织但终究邪不胜正的较量，相互试探又半路结盟的双向救赎……《太阳星辰》的故事行至此处，人的关系已成观众追剧的一大动力。

融香港文化于人的命运

1993年、2018年，故事里的杨光耀以

一名普通香港警察的身份，穿越了两种制度下的香港。《太阳星辰》继承港剧的叙事传统，从具体的生活场景进入，从人物命运着手，用大众熟悉的香港文化让奇幻故事轻落地。正如黄国强所说：“很难有一个项目，可以让我把心中不同时代的香港特色呈现出来，《太阳星辰》提供了可能性”。

美术置景上，剧组努力还原1993年和2018年人们的生活给城市留下的痕迹。祠堂、庙街、唐楼、霓虹灯错落的巷子等，并不仅仅出于营造不同时代香港城市风貌的功能设置，事实上，有别于维多利亚港湾的高楼大厦，这些散落于市井的唐楼、餐厅等，才是普通香港人通常的社会交点。此间有过匆匆也有熟人熟事，杂糅又快捷，既是香港文化的直接注脚，五方杂处也暗藏人性褶皱。

再以音乐与影像为例，剧中已多次出现Beyond的歌声。其中《情人》以原唱、女声版、变奏版呈现，呼应着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情感关系。另一首《无悔这一生》则为杨光耀直抒胸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缉凶探索有了全新的手段和迭代的技术支持，现场勘察、审讯拘捕等也都相应有了更加规范、科学的流程要求，但警察缉凶的不懈努力和对正义的坚定追求始终不曾改变。而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也意外契合地写就麦志鸿的角色判词。

浓浓的港风港乐里，《太阳星辰》与观众认知里的港剧味道“对”上了。而故事仍在继续。接下来，介入未来的杨光耀会否扭转旧时空的秩序？这一穿越命题下对“伦理困境”的探讨，或将最终决定剧集能否兑现观众对新港剧的深层期待。